

海上花列传

〔清〕韩邦庆◎著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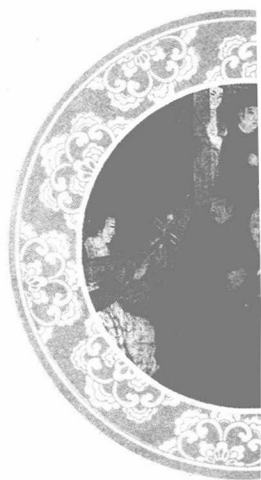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海上花列传

〔清〕韩邦庆◎著

〔第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花列传/ (清) 韩邦庆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60-3

I. 海… II. ①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497 号

Hai Shang Hua Lie Zhuan

海上花列传 (二)

原 著: (清) 韩邦庆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404 千字

印 张: 4.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60-3

定 价: 90.00 元 (全四册)

目 录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127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寄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135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浹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143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谗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151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159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义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168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176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184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192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201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媚烧炙手	209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217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225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234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242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250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258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按：张寿接了请客票头，径往公阳里周双珠家。趑进大门，只见阿德保正跷起脚坐在客堂里，嘴里衔一支旱烟筒。张寿只得上前，将票头放在桌上，说：“请洪老爷。”阿德保也不去看票头，只说道：“勿来里，放来里末哉。”张寿只得退出。阿德保又冷笑两声，响说道：“故歇也新行出来，堂子里相帮用勿着个哉！”

张寿只做不听见，低头急走。刚至公阳里弄口，劈面遇着洪善卿。张寿忙站过一旁，禀明姚老爷请。洪善卿点头答应，张寿乃自去了。

洪善卿仍先到周双珠家，在客堂里要票头来看过，然后上楼。只见老鸨周兰正在房里与周双珠对坐说话，善卿进去，周兰叫声“洪老爷”，即起身向双珠道：“还是耐去说俚两声，俚还听点。”说着自往楼下去了。

善卿问双珠：“耐无姆来里说啥？”双珠道：“说双玉有点勿适意。”善卿道：“价末教耐去说俚两声，说啥嘎？”双珠道：“就为仔双宝多说多话。双宝也是勿好，要争气争勿来，再要装体面；碰着个双玉喏，一点点推扳勿起，两家头并仔堆末，弄勿好哉。”善卿道：“双宝装啥体面？”双珠道：“双宝来咪说：‘双玉

无拨银水烟筒末，我房里拿得去拨来俚；就是俚出局衣裳，我也着过歇个哉。’刚刚拨来双玉听见仔，衣裳也勤着哉，银水烟筒也勿要哉，今朝一日天困来噪床浪勿起来，说是勿适意。难末无姆拿双宝来反仔一泡，再要我去劝劝双玉，教俚起来。”善卿道：“耐去劝俚末说啥哩？”双珠道：“我也勿高兴去劝俚。我看仔双玉倒讨气。耐不过多仔几个局，一歇海外得来，拿双宝来要打要骂，倒好像是俚该来噪个讨人！”善卿道：“双玉也是利害点。耐幸亏勿是讨人，勿然俚也要看勿起耐哉。”双珠道：“俚搭我倒十二分要好。我说俚啥，俚总答应我，倒比仔无姆说个灵。”

正说着，只听得楼下阿德保喊道：“双玉先生出局。”楼上巧固在对过房里接应道：“来个。”善卿便向双珠道：“用勿着耐去劝俚哉，俚要出局去，也只好起来。”双珠道：“我说俚勿起来末等俚歇，抵拚俚勿做生意末哉。故歇做清倌人，顺仔俚性子，隔两日才是俚世界哉咧！”

道言未了，忽听得楼下周兰连说带骂，直骂到周双宝房间里，便劈劈拍拍一阵声响，接着周双宝哀哀的哭起来，知道是周兰把双宝打了一顿。双珠道：“倪无姆也勿公道，要打末双玉也该应打一顿。双玉稍微生意好仔点，就稀奇煞仔，生意勿好末能概苦嘎。”

善卿正要时说时，适见巧固从对过房里走来。双珠即问道：“反过仔一泡哉咧，为啥再打起来嘎？”巧固低声道：“双玉出局勿肯去呀。三先生去说说哩，让俚去仔末好哉。”双珠冷笑两声，仍坐着不动身。善卿忽立起来道：“我去劝俚，俚定归去。”即时趑过周双玉房间里，只见双玉睡在大床上，床前点一盏长颈灯台，暗昏昏的。善卿笑嘻嘻搭讪道：“阿是耐有点勿适意？”双玉

免不得叫声“洪老爷”。

善卿便过去向床沿坐下，问道：“我听见耐要出局去咯？”双玉道：“为仔勿适意，勿去哉。”善卿道：“耐来里勿适意是勳去个好。不过耐勿去末，耐无姆也无啥法子，只好教双宝去代局；教双宝去代局，勿如原是耐自家去。我说阿对？”双玉一听双宝代局，心里自是发急，想了想道：“洪老爷说得勿差，我去末哉。”说着，已坐起来。善卿也自喜欢，忙喊巧固过来点灯收拾。

善卿仍至双珠房里，把双玉肯去的话诉与双珠。双珠也道：“说得好。”正值阿金搬夜饭来，摆在当中间方桌上。善卿道：“耐也吃饭罢，舒齐仔末也好出局去哉。”双珠道：“耐阿要吃仔口了去吃酒？”善卿道：“我先去哉，勳吃。”双珠道：“耐就来叫末哉。倪吃仔饭捕面，快煞个。”

善卿答应了，自去尚仁里卫霞仙家赴宴。双珠随至当中间坐下，却叫阿金去问双玉，说：“吃得落末，一淘来吃仔罢。”

双玉听见双宝挨打，十分气恼本已消去九分；又见阿姐特令娘姨来请吃饭，便趁势讨好，一口应承。欢欢喜喜出来，与双珠对坐，阿金、巧固打横，四人同桌吃饭。吃饭中间，双珠乃从容向双玉说道：“双宝一只嘴无拨啥清头，说去看光景，我见仔俚也恨煞个哉。耐是勿比得双宝，生意末好，无姆也欢喜耐，耐就看过点。双宝有啥闲话听勿进，耐来告诉我好哉，勳去搭无姆说。”

双玉听了，一声儿不言语。双珠又微笑道：“阿是耐只道仔我帮仔双宝哉？我倒勿是帮双宝，我想倪故歇来里堂子里，大家不过做个信人，再歇两年，才要嫁人去哉。来里做信人辰光，就算耐有本事，会争气，也见谅得势。实概一想，阿是推扳点好

哉？”双玉也笑答道：“故是阿姐也多心哉。我人末笨，闲话个好邱听勿出仔也好煞哉！阿姐为好了搭我说，我倒怪仔阿姐，阿有啥实概个嘎？”双珠道：“只要耐心里明白，就蛮好。”

说着，都吃毕饭。巧因忙催双玉收拾出局，双珠也自捕起面来。约至九点多钟，方接到洪善卿叫局票头。另有一张票头叫双玉，客人姓朱，也叫到卫霞仙家，料道是同台面了。双珠却不等双玉，下楼先行。正在门前上轿，恰遇双玉回来，便说与他转轿同去。到了卫霞仙家台面上，洪善卿手指着一个年轻后生，向双玉说：“是朱五少爷叫耐。”双玉过去坐下。

双珠见席上七客，主人姚季莼之外，乃是李鹤汀、王莲生、朱蕙人、陈小云等，都是熟识；只有这个后生面生，暗问洪善卿，始知是朱蕙人的小兄弟，号叫淑人，年方十六，没有娶亲。双珠看他眉清目秀，一表人材，有些与朱蕙人相像，只是羞怯怯的坐在那里踟躇不安，巧因去装水烟也不吸，巧因便去给王莲生装水烟。

当时姚季莼要和朱蕙人豁拳。朱蕙人坐在朱淑人上首，朱淑人趁豁拳时偷眼去看周双玉，不料双玉也在偷看，四只眼睛刚刚凑一个准。双玉倒微微一笑，淑人却羞得回过头去。

朱蕙人豁过五拳，姚季莼又要和朱淑人豁。淑人推说“勿会”。姚季莼道：“豁拳末啥勿舍嘎？”朱蕙人也说：“豁豁末哉。”朱淑人只得伸手，起初三拳倒是赢的，末后输了两拳。朱淑人正取一杯在手，周双玉在背后把袖子一扯，道：“倪来吃罢。”朱淑人不提防，猛吃一惊，略松了手，那一只银鸡缸杯便的溜溜落下来，坠在桌下，泼了周双玉淋淋漓漓一身的酒。朱淑人着了急，慌取手巾要来揩拭。周双玉掩口笑道：“勿要紧个。”巧因忙去拾

起杯子，幸是银杯，尚未砸破。在席众人齐声一笑。

朱淑人登时涨得满面通红，酒也不吃，低头缩手，掩在一边没处藏躲。巧固问：“倪阿是吃两杯？”朱淑人竟没有理会。周双玉向巧固手里取一杯来代了，巧固又代吃一杯过去。比及台面上出局初齐，周双玉又要转局去，只得撇了周双珠告辞先行。周双珠知道姚季莼最喜闹酒，直等至洪善卿摆过庄，方回。

周双珠去后，姚季莼还是兴高采烈，不肯歇手。洪善卿已略有酒意，又听得窗外雨声淙淙，因此不敢过醉，赶个眼错，逃席而去。一径向北出尚仁里，坐把东洋车，转至公阳里，仍往周双珠家。到了房里，只见周双珠正将一副牙牌独自坐着打五关。

善卿脱下马褂，抖去水渍，交与阿金挂在衣架上。善卿随意坐下，望见对过房里仍是暗昏昏地，知道周双玉出局未归。双珠却向阿金道：“耐舒齐仔末，转去罢。”阿金答应，忙预备好烟茶二事，就去铺床吹灯。善卿笑道：“天还早来里，双玉出局也勿曾转来，啥要紧嘅？”双珠道：“阿德保催过哉；为仔天落雨，我晓得耐要来，教俚等仔歇，再勿去是要相骂哉。”善卿不禁笑了。

阿金去后，双玉方回。随后又有一群打茶会客人拥至双玉房里，说说笑笑，热闹得很。

这边双珠打完五关，不好就睡，便来和善卿对面歪在榻床上，一面取签子烧鸦片烟，一面说闲话，道：“王老爷倒原去叫个张蕙贞，沈小红阿晓得嘅？”善卿道：“阿有啥勿晓得！沈小红有仔洋钱末，生来勿吃啥醋哉哋。”双珠道：“沈小红个人，搭倪双玉倒差勿多。”善卿道：“双玉搭啥人吃醋？”双珠道：“勿是说吃醋；俚自家算是有本事，会争气，倒像是一生一世做倌人，勿嫁人个哉。”

正说时，双玉忽走边这边房里来，手中拿一支银水烟筒给双珠看，问：“样式阿好？”双珠看是景星店号，知道是客人给他新买的了，乃问：“要几花洋钱？”双玉道：“说是廿六块洋钱噪，阿贵嘎？”双珠道：“是价模样，倒无啥。”双玉听说，更自欢喜，仍拿了过那边房里去陪客人。双珠因又说道：“耐看俚标得来。”善卿道：“俚会做生意末，最好哉；勿然，单靠耐一千仔去做生意，阿是总辛苦点？”双珠道：“故是自然，我也单望俚生意好末好。”

说着，那对过房里打茶会客人一哄而散，四下里便静悄悄的。双珠卸下头面，方要安睡，却听得楼下双宝在房里和人咕唧说话，隐隐夹着些饮泣之声。善卿道：“阿是双宝来噪哭？”双珠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有实概哭末，勳去多说多话哉晚。”善卿问：“搭啥人说闲话？”双珠说是“客人”。善卿道：“双宝也有客人来浪。”双珠道：“该个客人倒无啥，搭双宝也蛮要好，就是双宝总有点勿着勿落。”善卿问客人姓甚。双珠说是“姓倪，大东门广亨南货店里个小开”。

善卿便不再问，掩门共睡。无如楼下双宝和那客人说一回，哭一回，虽辨不出是甚言词，但听那吞吐断续之间，十分凄惨，害得善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直至敲过四点钟，楼下声息渐微，善卿方朦胧睡去。

不料睡到八点多钟，善卿正在南柯郡中与金枝公主游猎平原，却被阿金推门进房，低声叫：“洪老爷。”双珠先自惊醒，问阿金：“做啥？”阿金说：“是有人来里寻。”双珠乃推醒善卿告诉了。善卿问：“是啥人？”阿金又不认得。善卿不解，连忙着衣下床，鞞鞋出房，叫阿金：“去喊俚上来。”

阿金引那人至楼上客堂里，善卿看时，也不认得，问他：

“寻我做啥？”那人道：“倪是宝善街悦来栈里。有个赵朴斋，阿是耐亲眷？”善卿说：“是个。”那人道：“昨日夜头赵先生来噪新街浪同人相打，打开仔个头，满身才是血，巡捕看见仔，送到仁济医馆里去。今朝倪去张张俚，俚教倪来寻洪先生。”善卿问：“为啥相打？”那人笑道：“故是倪也勿晓得。”善卿也十猜八九，想了想便道：“晓得哉。倒难为耐噪，晚歇我去末哉。”那人即退下楼去。

善卿仍进房洗脸，双珠在帐子里问：“啥事体？”善卿推说：“无啥。”双珠道：“耐要去末，吃点点心了去。”善卿因叫阿金去喊十件汤包来吃了，向双珠道：“耐再困歇，我去哉。”双珠道：“晚歇早点来。”

善卿答应，披上马褂，下楼出门。那时宿雨初晴，朝曦耀眼，正是清和天气。善卿径往仁济医馆，询问赵朴斋，有一人引领上楼。推开一扇屏门进去，乃是绝大一间外国房子，两行排着七八张铁床，横七竖八睡着几个病人，把洋纱帐子四面撩起攒在床顶。赵朴斋却在靠里一张床上，包着头，络着手，盘膝而坐；一见善卿，慌的下床叫声“娘舅”，满面羞惭。

善卿向床前藤机坐下。于是赵朴斋从头告诉，被徐、张两个流氓打伤头面，吃一大亏；却又噜囔疙嗒说不明白。善卿道：“总是耐自家勿好，耐到新街浪去做啥？耐勿到新街浪去，俚噪阿好到耐栈里来打耐？”说得朴斋顿口无言。善卿道：“故歇无啥别样闲话，耐等稍微好仔点，快点转去罢。上海场花耐也勳来哉。”

朴斋嗫嚅半晌，方说出客栈里缺了房饭钱，留下行李的话。善卿又数落一场，始为计算栈中房饭及回去川资，将五块洋钱给

与朴斋，叫他作速回去，切勿迟延。朴斋那里敢道半个“不”字，一味应承。

善卿再三叮咛而别，仍趑出仁济医馆，心想回店干些正事，便直向南行。将近打狗桥，忽然劈面来了一人，善卿一见大惊。乃是陶云甫的兄弟陶玉甫，低头急走，竟不理睬。善卿一把拉住，问道：“耐轿子也勿坐，底下人也勿跟，一千仔来里街浪跑，做啥？”

陶玉甫抬头见是善卿，忙拱手为礼。善卿问：“阿是到东兴里去？”玉甫含笑点头。善卿道：“价末也坐把东洋车去啲。”随喊了一把东洋车来。善卿问：“阿是无拨车钱来里？”玉甫复含笑点头。善卿向马褂袋里捞出一把铜钱递与玉甫。玉甫见善卿如此相待，不好推却，只得依他坐上东洋车。善卿也就喊把东洋车，自回咸瓜街永昌参店去了。

陶玉甫别了洪善卿，径往四马路东兴里口停下。玉甫把那铜钱尽数给与车夫，方进弄至李漱芳家。适值娘姨大阿金在天井里浆洗衣裳，见了道：“二少爷倒来哉，阿看见桂福？”玉甫道：“勿曾看见。”大阿金道：“桂福来张耐呀。耐轿子啲？”玉甫道：“我勿曾坐轿子。”

说着，大阿金去打起帘子，玉甫放轻脚步趑进房里。只见李漱芳睡在大床上，垂着湖色熟罗帐子，大姐阿招正在揩抹橱柜桌椅。玉甫只道李漱芳睡熟未醒，摇摇手向高椅坐下。阿招却低声告诉道：“昨日一夜天呷勿曾困，困好仔再要起来，起来一埭末咳嗽一埭，直到天亮仔坎坎困着。”玉甫忙问：“阿有寒热？”阿招道：“寒热倒无拨啥寒热。”玉甫又摇摇手道：“勳响哉，让俚再困歇罢。”不料大床上李漱芳又咳嗽起来。

第十七回终。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寄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按：陶玉甫听得李漱芳咳嗽，慌忙至大床前揭起帐子，要看漱芳面色。漱芳回过头来睃了玉甫半日，叹一口气。玉甫连问：“阿有啥勿适意？”漱芳也不答，却说道：“耐个人也好个哉！我说仔几转，教耐昨日转来仔末就来，耐定归勿依我。随便啥闲话，搭耐说仔耐只当耳边风！”玉甫急分辨道：“勿是呀；昨日转来末晚哉，屋里有亲眷来浪，难末阿哥说：‘阿有啥要紧事体，要连夜赶出城去？’我阿好说啥哩？”漱芳鼻子里哼的一声，说道：“耐勳来搭我瞎说！我也晓得点耐脾气。要说耐外头再有啥人来浪，故也冤枉仔耐哉。耐总不过一去仔末就想勿着，等耐去死也罢活也罢，总勿关耐事，阿对？”玉甫陪笑道：“就算我想勿着，不过昨日一夜天，今朝阿是想着仔来哉。”漱芳道：“耐是勿差，一瞋困下去，困到仔天亮末，一夜天就过哉。耐阿晓得困勿着了，坐来浪，一夜天比仔一年还要长点哩！”玉甫道：“总是我勿好，害仔耐。耐勳动气。”

漱芳又嗽了几声，慢慢的说道：“昨日夜头天末也讨气得来，落勿停个雨。浣芳哩出局去哉，阿招末搭无姆装烟，单剩仔大阿金坐来浪打磕钹。我教俚收拾好仔去困罢，大阿金去仔，我一干仔就榻床浪坐歇，落得个雨来加二大哉，一阵一阵风吹来噪玻璃

窗浪，乒乒乓乓，像有人来噪碰。连窗帘才卷起来，直卷到面孔浪。故一吓末，吓得我来要死！难末只好去困。到仔床浪哩，陆里困得着嘎，隔壁人家刚刚来噪摆酒，豁拳，唱曲子，闹得来头脑子也痛哉！等俚噪散仔台面末，台子浪一只自鸣钟，跌笃跌笃，我勳去听俚，俚定归钻来里耳朵管里。再起来听听雨末，落得价高兴；望望天末，永远勿肯亮个哉。一径到两点半钟，眼睛算闭一闭。坎坎闭仔眼睛，倒说道耐来哉呀，一肩轿子抬到仔客堂里。看见耐轿子里出来，倒理也勿理我，一径望外头跑，我连忙喊末，自家倒喊醒哉。醒转来听听，客堂里真个有轿子，钉鞋脚地板浪声音，有好几个人来浪。我连忙爬起来，衣裳也勿着，开出门去，问俚噪：‘二少爷啥？’相帮噪说：‘陆里有啥二少爷嘎。’我说：‘价末轿子陆里来个嘎？’俚噪说：‘是浣芳出局转来个轿子。’倒拨俚噪好笑，说我困昏哉。我再要困歇，也无拨我困哉，一径到天亮，咳嗽勿曾停歇。”玉甫攒眉道：“耐啥实概嘎！耐自家也保重点个哩。昨日夜头风末来得价大，半夜三更勿着衣裳起来，再要开出门去，阿冷嘎？耐自家勿晓得保重，我就日日来里看牢仔耐也无么用碗。”

漱芳笑道：“耐肯日日来里看牢仔我，耐也只好说说罢哉。我自家晓得命里无福气，我也勿想啥别样，再要耐陪我三年，耐依仔我，到仔三年我就死末我也蛮快活哉。倘忙我勿死，耐就再去讨别人，我也勿来管耐哉。就不过三年，耐也勿肯依我，倒说道日日来里看牢仔我！”玉甫道：“耐说说末就说出勿好来哉。耐单有一个无姆离勿开，再三四年等耐兄弟做仔亲，让俚噪去当家，耐搭无姆到我屋里向去，故末真个日日看牢仔耐，耐末也称心哉。”

漱芳又笑道：“耐是生来一径蛮称心，我陆里有故号福气！我不过来里想，耐今年廿四岁，再歇三年也不过廿七岁。耐廿七岁讨一个转去，成双到老，要几十年啲。该个三年里向就算我冤屈仔耐也该应哋。”玉甫也笑道：“耐瞎说个多花啥，讨转去成双到老末就是耐哋。”

漱芳乃不言语了。只见李浣芳蓬着头，从后门进房，一面将手揉眼睛，一面见玉甫，说道：“姐夫，耐昨日啥勿来嘎？”玉甫笑嘻嘻拉了浣芳的手过来，斜靠着梳妆台而立。漱芳见浣芳只穿一件银红湖绉捆身子，遂说道：“耐啥衣裳也勿着嘎？”浣芳道：“今朝天热呀。”漱芳道：“陆里热嘎，快点去着仔哩！”浣芳道：“我勳着，热煞来里！”

正说着，阿招已提了一件玫瑰紫夹袄来，向浣芳道：“无姆也来啲说哉，快点着罢。”浣芳还不肯穿。玉甫一手接那夹袄替浣芳披在身上，道：“耐故歇就着仔，晚歇热末再脱末哉，阿好？”浣芳不得已依了。阿招又去舀进脸水请浣芳捕面梳头，漱芳也要起身。玉甫忙道：“耐再困歇哩，天早来里。”漱芳说：“我勳困哉。”玉甫只得去扶起来，坐在床上，复劝道：“耐就床浪坐歇，倪说说闲话倒无啥。”漱芳仍说：“勳！”

及至漱芳下床，终觉得鼻塞声重，头眩脚软，惟咳嗽倒好些。漱芳一路扶着桌椅，步至榻床坐下，玉甫跟过来放下一面窗帘。大阿金送上燕窝汤，漱芳只呷两口，即叫浣芳吃了。浣芳新妆既罢，漱芳方去捕起面来。阿招道：“头还蛮好来里，勳梳哉。”漱芳也觉坐不住，就点点头。大阿金用抿子蘸刨花水略刷几刷，漱芳又自去刷出两边鬓脚，已是吃力极了，遂去歪在榻床上喘气。

玉甫见漱芳如此，心中虽甚焦急，却故作笑嘻嘻面孔。单有浣芳立在玉甫膝前，呆呆的只向漱芳呆看。漱芳问他：“看啥？”浣芳说不出，也自笑了。大阿金正在收拾镜台，笑道：“俚末看见阿姐勿适意仔也勿起劲哉，阿晓得？”浣芳接说道：“昨日蛮好来里，才是姐夫勿好哋，倪勿来个！”说着便一头撞在玉甫怀里不依。玉甫忙笑道：“俚哋骗耐呀。无啥勿适意，晚歇就好哉。”浣芳道：“晚歇再勿好末，要耐赔还个好阿姐拨倪。”玉甫道：“晓得哉，晚歇我定归拨耐个好阿姐末哉。”浣芳听说方罢。

漱芳歪在榻床上，渐渐沉下眼睛，像要睡去。玉甫道：“原到床浪去困罢。”漱芳摇摇手。玉甫向藤椅子上揭条绒毯，替漱芳盖在身上，漱芳憎道：“重！”仍即揭去。玉甫没法，只去放下那一面窗帘；还恐漱芳睡熟着寒，要想些闲话来说，于是将乡下上坟许多景致，略加装点，演说起来。浣芳听得津津有味，漱芳却憎道：“拨耐说得烦煞哉，我勦听！”玉甫道：“价末耐勦困哩。”漱芳道：“我勿困着末哉，耐放心。”玉甫乃在榻床一边盘膝危坐，静静的留心看守。但害得个浣芳坐不定立不定，没处着落。漱芳叫他外头去白相歇，浣芳又不肯去。

一会儿，大阿金搬中饭进房。玉甫问漱芳：“阿吃得落？吃得落末吃仔口罢。”漱芳说：“勦吃。”浣芳见漱芳饭都不吃，只道有甚大病，登时发急，涨得满面绯红，几乎吊下眼泪。倒引得漱芳一笑，说浣芳道：“耐啥实概嘎，我还勿曾死哩。故歇吃漱落末，晚歇吃。”浣芳自知性急了些，连忙极力忍住。玉甫因浣芳着急，也苦苦的劝漱芳多少吃点。漱芳只得令大阿金买些稀饭，吃了半碗。浣芳也吃不下，只吃一碗。玉甫本自有限。大家吃毕中饭，收拾洗脸。玉甫思将浣芳支使开去，恰好阿招来报